

田怀亮 著

半生浅忆

田怀亮 著

半生浅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生浅忆/田怀亮著.—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651-0018-5/I·47

I.半… II.田…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7624号

书 名	半生浅忆
作 者	田怀亮
责任编辑	王欲祥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邮编: 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 - mail	nspzbb@njnu.edu.cn
印 刷	南京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125千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0018-5/I·47
定 价	18.00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今天与往常一样，我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做写作前的准备。而今天与以前不一样的是，《半生浅忆》这本书的正稿全部编校完毕，只差这一篇序言了。这里，我就把它变成我的第三本散文集写作告罄的清晨吧。

这本书，对于我过去岁月的记忆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时间跨度四十多年，有相当多的部分写成于二十年前。这期间，虽然我有许多文章断断续续地散见于报刊杂志，但这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第一次面世。由于人生已走到秋季，又由于收在这里的文字大多数是忆旧的文字，所以我给此书定名为《半生浅忆》。

去年的某一天，我在整理影集，看到女儿和儿子孩童时的笑脸，让我流连、让我感动。理着理着，突然想到孩子的年龄，想到女儿再过两三年，竟也是40岁的人了，心下真的有些感慨。

日常里，同事很少问及我的年龄，即使有人问起，我让他们猜，没有人把我往快六十的岁数上猜。自己呢，也是整日乐呵呵的，打球、喝酒、卡拉OK、熬夜加班，有时竟和年轻的朋友蹦迪，没有个忧愁，没有个大小，总还是过去的那个精气神，没觉着老，没想到老。所以，他们都说我是快乐人，是个见不着老的人。现在想想，怎么不是跨上了老的行列呢？外孙女13岁了，女儿也将跨入中年的行列，不服时间老人对人的打磨和捉弄是万万不行的。

细细想来，时间是快，自己的大半生中，没让人有琢磨琢磨的时间和空间，就霍然地走过了，就连女儿和儿子留给自己的还

是孩子般的印象。人生历程更是如此，自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告别校园、告别故乡、告别军营，告别“领导岗位”，即将又要告别转业到地方一直为之奉献的事业。人生似乎就是为了告别，人生就只有告别，留下的是各人各解读的年轮。这一次次、一段段告别，似乎又是在自自然然、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当自己暮然回首，看着半生走过来的路程，看着这段路程上留下的浅浅淡淡的足痕，不管是欣慰、是遗憾，还是自责，都过去了，有些根本无法弥补。大概这就是人生之所以有魅力、有兴致之所在吧。

半生坎坷，半生欢笑，半生浅忆。我切切地觉得，人生过程中的顺达、败挫，愉悦、悲苦，甚或是失误或错误，都是自己最真实、最有价值的财富，它使自己丰富和成熟，使自己可以回味人生过程的精彩。如果说，自己在人生的节点上有什么话要说，那就是今后的我“不是为我而活，而是要我‘为’而活，要爽达地‘为’而活得更加精彩”。

我将以此为自已生命的底色，沿着半生里划出的惯性，继续余下的路程……

2009年5月15日晨写于苏州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1

序言

半生浅忆（代序） / 1

篇一 校园纪事

- （校园纪事之一）写在前面的话 / 4
- （校园纪事之二）校园里的“革命” / 6
- （校园纪事之三）终于戴上了红袖章 / 10
- （校园纪事之四）我当上了代表去北京 / 13
- （校园纪事之五）难路 / 16
- （校园纪事之六）深秋里的等待 / 19
- （校园纪事之七）激动人心的时刻 / 23
- （校园纪事之八）复课闹革命 / 26

篇二 匆匆军旅

- （匆匆军旅之一）倏忽而逝的二十年 / 32
- （匆匆军旅之二）命运·梦·军人 / 34
- （匆匆军旅之三）流水无言 / 37
- （匆匆军旅之四）大兵与女人 / 41
- （匆匆军旅之五）骗子·老乡·原则 / 46



(匆匆军旅之六)镏金岁月 / 50

(匆匆军旅之七)命运 / 54

(匆匆军旅之八)未了情 / 58

篇三 病中杂吟

(病中杂吟之一)黄雨 / 64

(病中杂吟之二)住院 / 66

(病中杂吟之三)望月 / 69

(病中杂吟之四)开满月季花的小院 / 72

篇四 大海伴歌

(大海伴歌之一)涛满西窗 / 82

(大海伴歌之二)长堤夜歌 / 84

(大海伴歌之三)与守海人对话 / 87

(大海伴歌之四)夜钓的徐老伯 / 91

篇五 过年杂记

(过年杂记之一)写在前面的话 / 98

(过年杂记之二)老政委的艰难 / 101

(过年杂记之三)倚着花圈的老井 / 106

(过年杂记之四)《村事》与两个务必 / 110

(过年杂记之五)笑声里的追问 / 113

(过年杂记之六)暖秋 / 117

(过年杂记之七)希望 / 121

(过年杂记之八)诗化了的节日 / 124



篇六 暇时随想

(暇时随想之一)“三所”采风感怀 / 132

(暇时随想之二)本命年说命 / 137

(暇时随想之三)儿女心事 / 140

(暇时随想之四)感觉记者心 / 142

(暇时随想之五)心托付的地方 / 144

(暇时随想之六)梦中的谴责 / 148

(暇时随想之七)升迁的感觉 / 151

(暇时随想之八)梦婚随想 / 155

后记 / 159

篇一

校园纪事





已是凌晨两点四十二分了。外面，天黑黑的，没有声音，世界上的生命似乎凝固了。那已烂了罩子的台灯在我的床边亮着，妻子的鼾声和小电子钟滴答滴答的节律，伴着我放牧着的思绪。我头倚着硬硬的床头框子，写下这一段飘进历史长河里的故事……

[校园纪事之一]

鲁迅先生说过，“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

4

写在前面的话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我，只是一所农村中学里一个刚刚十五岁的乖学生。

人的心很怪，有许多事情，当时并不怎么在意，而过了许多年之后，却会莫名地忆起它，咀嚼它，而且常常难以再搁置下来。

这几年，我常在沉寂的夜想起故乡，想起过去了的岁月，想起那一个个该记起或不该记起的往事，就连这几年写的一些文字都与这些泛起的记忆紧紧相系。不少朋友说我是“痴旧”，痴得有些神经质，而我却觉着这是一种真实。因为，我痴得真诚，痴得欢畅，痴得忧伤，甚至痴得无奈。就像眼下不少人研究“糊涂”、“厚黑”一样，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人各有各的想法、活法。如果让我去捧着《糊涂学》、《厚黑学》啃上一阵子，肯定会倒胃口。我知道，糊涂和厚黑是学不来也装不像的，这是一些人骨子里生成了的，我又何必去趋附这些本来不属于自己东西呢？

如今，我尽量想不依市面上一些人的样子，跟着风去转，全然以自己平平常常的心情，把自己忆起的那个尚不知政治是什么东西的十五岁孩子的经历记述下来。没有任何奢望，只是想能如



妻子剥洗鸡肠子一样，剥洗一下曾经尘封起来的那一段路程，看看能不能为自己孤独凄然的心寻找个妥帖的置放地方。

已是凌晨两点四十二分了。外面，天黑黑的，没有声音，世界上的生命似乎凝固了。那已烂了罩子的台灯在我的床边亮着，妻子的鼾声和小电子钟滴答滴答的节律，伴着我放牧着的思绪。我头倚着硬硬的床头框子，写下这一段飘进历史长河里的故事……

校园里的“革命”

我是 1965 年的夏天到坛城中学读书的，第二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学校距县城和大的镇子都很远，离我家也有二十多里的路程。方圆几十里地，学校算是最大最气派的一座建筑了。我能从极偏僻的地方跨进这个已显陈旧的校园，是村子里的伙伴们十分羡慕的事。

学校并不古老，可它紧挨着光武帝刘秀的名将王常的古墓，兀然独立，倒有几分浑厚和凝重。

古墓高有数丈，周半里许，上面长满郁郁葱葱的椿树、槐树和松柏。正是因为古墓的缘故，学校又被称作“古堆”中学。

那时，读书的日子很苦，有不少同学和我一样，吃的是黑乎乎的红芋面窝窝头。即使这样，我常常熬不到星期六的中午。有不少次，别的同学去吃午饭了，我只能抱着篮球朝操场上跑，等到上完下午的课程，再走上几十里的路赶回家。到家天已经黑透了，而我浑身发软，抓着能充饥的东西就朝肚子里塞。

读书的日子虽苦，我们的学生生活却充满了友谊和欢乐。

记得入学第二年的初夏，田里的小麦尚未泛黄，农家的大西瓜就上市了。我们几个穷学生凑了两元多钱，晚上跑到远镇去过瓜瘾。两个大西瓜足有三十多斤，黑黑的籽，红红的瓢，我们甩

开了劲地吃，个个撑得肚大腰圆，胀得谁也不敢说笑逗乐。在返回学校的路上，几个人全往麦棵子里钻，急急地撒尿解胀。

这年的暑假刚罢，学校组织我们去县城看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一段翻了身的人民庆祝解放的影片中，有几组欢庆的人群，穿着缀有“天亮了”、“解放了”字样的服装载歌载舞的镜头，十分引人。以前，不少同学按照我名字的谐音，把田怀亮喊作“天快亮”。这次从县城回来，不知谁先起的头，朝我“天亮了、天亮了”地喊，打这以后，“天亮了”便在学校里喊开了。

文化大革命是在哪一天开始，又是怎么来到学校的？我着实说不清楚。只记得在我们过瓜瘾之后不长时间的一个晚上，我们读完晚自习，像往常一样，提起芦席来到篮球场上睡觉。青春年少，望着满天星星侃大山，侃累了便睡得很沉，公驴叫也难惊醒。早上醒来，我们全都惊呆了。篮球架、篮球板、校园的围墙上，变戏法儿似地写满了文化革命的标语。我正在诧异，同村的一位同学拉着我去厕所。他刚准备小便，马上又满脸羞红地把裤子扣上了。他推着我急急地朝学校西边的小河边跑，边跑边咕噜着：“妈的个×，写标语写到老子的蛋球子上来了。”原来，在昨夜的酣睡中，他的腿裆里不知被哪个顽皮的同学全抹上了墨汁。我站在河岸上替他望风，他用河水慢慢洗去染在裆下的那片黑色尴尬。

没过几天，工作组进驻了我们学校。“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深挖特务、牛鬼蛇神，政治空气一天天紧张起来。地主出身的教务主任竟是藏着“变天账”的反党分子，资本家出身、喜欢无线电的刘老师竟是藏着无线电密码的特务头子。每天晚饭后，他们拎着锣，在校园里边敲边喊“开批判会喽，开批判会喽”。在几个“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他们的声音也由原来的十分勉强，渐渐地变得响亮起来。这些我原来十分敬重的师长，一夜之

间变成了这个样子，直叫人觉着有几分深含辛酸的滑稽。更何况，我和许多同学一样，连那本被称作“变天账”和“密电码”的笔记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还没有见过呢。

这事虽然滑稽，但在那个时候，这确实是真实的，因为我和所有的同学都以为那些说法是真实的。

那时，学校里对紧随汉光武帝南征北战的横野大将军是不会记起的，“古堆”是荒坟，是没有生命的大土堆。它在人们的眼里不是文化，没有谁会去经意这沉没的历史。现在看来，正是这种不经意使王常将军避开了一次劫难，否则，他是极有可能曝尸骨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古墓顶尖的两株大槐树上，红卫兵捆上两只高音喇叭，一个朝着校园，一个朝着学校前面的公路，天天播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最高指示。

小孩子惧怕黑夜，是因为常听大人们在黑夜里讲“狼来了”的故事，惧黑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里生了根发了芽。我们那时就像常听“狼来了”故事的孩子，广播里、大小会议上，无处不讲阶级斗争。没过多少日子，我也有了狼来了的恐惧和戒备，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以至于后来我成为赴京代表，在县城见着一个补鞋匠在我们驻所前摆摊，就觉着他像个刺探情报的特务。在昏黄的灯光下，我还拉上另一个同学，暗中跟踪了三条街，见他钻进一个院子才返回驻地述说“敌情”。这种“狼来了”式的灌输，使我们变得神经质，我们顺着中华大地刮起的这种政治飓风旋转起来，连“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出现了大批的“叛徒”、“特务”、“内奸”也不觉着有什么惊奇了。

一个乡村中学，接连挖出了两个隐藏很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说明阶级斗争是多么的触目惊心啊！文化大革命



深入广泛地开展下去还容人们置疑吗？

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骤雨似地嬉闹着来到了我们学校。

后来没过多久，虽然进驻学校的工作组撤走了，可文化大革命的声势却一天比一天高涨起来，校园里不再有往日的欢笑，我们那几个凑钱过瓜瘾的穷同学也都卷进了革命的洪流，我的“天亮了”的绰号不再有人记起，不再有人喊起了。